



## 青莲文学
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村东有一条小河，常年奔流不息，清澈的河水带走了我们的忧愁和欢乐，也默默地把岁月流向远方，变成一段段令人怀恋而又难以复返的生活场景。

河边常年生长着茂密的杨树林，每年从初夏开始，杨树林的地面上就会出现许多拇指粗的洞口，它们就像大地上的眼睛，静静地望着高耸入云的白杨树。无数片树叶被阳光写成绿色的信笺，记录着夏季的绚丽和匆忙。叶子，在风中又被吹动成一个一个琴弦，哗哗地弹奏着夏日的激情。一片树林就是一种生命的道场，它蕴含的密码远非目光所及。无论我有心还是无心于它，这片古老的树林总是以自己无法言说的方式抚慰着脚下的土地，也孕育着无数只蝉。

这些洞口，每一个洞口都是蝉的蜕变之门，无论土地坚硬还是松软，潜入地下多年的若虫，到了成熟时刻，都会从阴暗的泥土中奋力向上寻找、掘进、突围。它们凭借自己坚硬的前肢，努力破开干燥的地面，一点点打开通向世间的通道。当黑暗远离，一束阳光照在眼前时，它也由此迎来一生当中的璀璨时光。

## 生命的奇迹

孟庆瑞

在我的认知里，还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像蝉一样，有着如此令人费解而又不得不叹服的一生。我们大多数人也只习惯于蝉鸣伴随的夏季，透过马路上斑驳的阳光，时常怀念被蝉鸣唤起的童年，失落地回想着那种久违的欢愉，反复咀嚼着从无数蝉声里走过的青春年少，断然不会想到，这种看似轻快的鸣唱里所历经的沉重。

蝉的生长，实际上是一次生命的苦旅，也是一次艰难的修行，是与世无争的自我嬗变，更是大自然神奇的造化。我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我目睹过很多世间生命的诞生和成长，比如我们日常所见的家畜、家禽，还有其他动物，甚至包括我们人类，这些生命的形成初始，孕育期短则月余，长则数月，大多在母体中孕育成熟，一出生就在母爱的百般呵护下生长。这些比蝉强大的生命有幸于大地的恩惠，有幸于自然进化的完美造就。它们与蝉的孕育生长截然不同，一生毫无悬念地向阳而生，即使不全是风和日丽的相伴，但至少沐浴在光明的天地间。只有油尽灯枯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才会将躯体掩于泥土，还给大地，变为辽阔大地上的一粒微尘。

但对于蝉而言，它的生命历程却与众不同，尽管不敢断言是完全超乎想象，但至少是一种独辟蹊径的生长历程。蝉，通常将卵产在木质植物组

织中，尔后，静静地自我孵化。当卵变成若虫时，就会毫不犹豫地钻入地下，开启一段漫长而孤寂的旅程。若虫从多年生植物的根部吸取汁液，需经几年的地下蛰伏，才能慢慢成熟。这地下一千多个日夜，就是一只蝉的前半生。风霜雨雪，春夏秋冬，无论天气，还是时序，任何风云变幻对于一只蝉来说都形同虚设。此时，它正潜心于地下，如一位虔诚的信徒，对世间的一切避而不闻，默默修行。黑暗是弱者唯恐避之不及的险地，大多对此心生恐惧和厌恶，可是对于一只羸弱的若虫却大相径庭，它们无所畏惧，反其道而行之，在自我成长中沉迷于暗无天日的泥土里，安身于地下无边的黑色海洋里。孤寂、泥土，还有难以形容的阴暗交织成蝉的生命之舟，载浮于它在茫茫无际的地下之海穿行。这厚实的土地给予它们生长庇护，也给它们带来命运的重负，由此赋予了它们日后生命的芳华。

枝繁叶茂的大树，其地下的根系多广为散布，纵横交错。一只只若虫筒衣素食，用一根吸管作为维系浮舟的绳索吸附在树根上，又形似一支笔，签下了生命的契约，它们与树根儿从此形影不离，难分难舍；而世间的阳光雨露，则通过枝干化为流动的养分滋养着它。若虫就在这种滋养中慢慢地生长，创造出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生命奇迹。



散文



小说

## 野草青青

李兴甲

憨玲死了。我的脚步像被野草缠住，再也迈不开。

憨玲是她的绰号，她的真名叫什么，没人在意。十年前，她随母亲改嫁到我们村，从此成了我们眼中的“外人”。她确实有点憨，小学时因尿裤子被同学耻笑，就此辍学，从此终日背着箩筐在田野间割草。

我放下书包，径直往北坡走去。那里有一片茂密的草地，是憨玲常去的地方。果然，远远地，我就看见她瘦弱的身影弯成一道弧线，手里的镰刀机械地挥舞着。

“憨玲。”我唤了她一声。

她抬起头，茫然地看着我，脸上沾着几根草屑。她的眼睛很大，却总是蒙着一层雾，像是睡不醒的样子。

“给你。”我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好的菜馍，递到她面前。

她犹豫了一下，摇摇头：“俺娘说，不能白要别人的东西。”

“不是白给的。”我早就准备好了说辞，“你给我一把车前草，我奶奶需要这个煮水喝。”

憨玲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急忙从身后的草堆里挑出几株绿油油的车前草，仔细抖掉根部的泥土，用草茎捆好，这才接过我手里的馍。她吃得很快，几乎是狼吞虎咽，时不时警惕地四处张望，生怕有人抢走她的食物。

憨玲在家排行老大，母亲改嫁后又生了弟弟和妹妹。在这个重组家庭里，她成了“多余”的人。因为她智力有些问题，继父经常打骂她，动不动就不给她饭吃。有几次，我看见她胳膊上的淤青，问她怎么了，她只是低着头不说话。

割草对她来说反倒是一件快乐的事。虽然有时要顶着烈日，冒着暴雨，但至少能躲过继父的打骂。她常常不愿回家，即使饥肠辘辘，也宁愿待在田野里，望着炊烟发呆。

“你为啥老给我带吃的？”有一次，她突然问我。

我一时语塞，支吾道：“我家……我家缺草药，你割的草好。”

她半信半疑地点点头，从那以后，总是特意为我留一些品相最好的草药。萹萹草、苦苦菜、车前草、蒲公英、艾叶……她虽然没上完小学，却对野草的种类和药性了如指掌。

“这个治咳嗽，”她把一把紫色的花塞到我手里，“晒干了泡水喝。”

我接过花，偷偷把一个菜馍塞进她的草筐里。她发现了，执意要再给我一些草。这样的交易，持续了我整个中学时代。

我离开家乡去省城上大学的那年秋天，憨玲嫁人了。听说那男人是邻村的木匠，家境尚可。我原以为她会从此过上好日子，心里还暗暗为她高兴。

大学第一个寒假回家，我在村口遇见了憨玲。她穿着一件半新的红棉袄，肚子已经微微隆起，脸上又添了几处新伤。我问她过得怎么样，她只是低着头，不停搓着冻得通红的手。

“他打你？”我轻声问。

憨玲的眼泪滴在雪地上，瞬间被雪花湮没。“他输了钱就打我，”她声音很小，“俺娘说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让我别老往娘家跑。”

我翻遍口袋，把身上所有的零钱塞给她。她坚决不要，最后我只得说：“算你借我的，等你有了再还。”她这才收下，匆匆转身离去，像是怕被人看见。
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憨玲。

憨玲的葬礼很简单，一口薄棺就下了葬。她丈夫没来，据说在外面躲债。下葬后的第七天，按照我们那里的习俗，亲人要去坟前烧纸，俗称“头七”。那天晚上，我偷偷去了憨玲的坟前，却意外地发现她的母亲已经在那里了。

她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随后认出了我。“你是……老李家的小子吧？”她声音沙哑，“常给玲儿带吃的那个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玲儿……她留了点东西给你。”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，递给我。

我疑惑地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本破旧的练习本和一小叠零钱。本子上密密麻麻画着各种草的图案，旁边还有简单的标注，有的是拼音，有的是歪歪扭扭的汉字。

我翻看着本子，最后一页写着几个大大的字：“草的钱，还给你。谢谢。”

憨玲母亲指着那叠零钱说：“这是她攒下的，说是还你的。”

我捏着那本来之不易的“草药图鉴”，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。

“我对不起这孩子，”憨玲母亲突然说，眼睛盯着熊熊燃烧的纸钱，“她不是憨，她只是……太实在了。”

风卷起纸灰，在空中打旋。我把本子贴在胸口，忽然懂得：她一生像田埂边的野草，被踩进泥里，却始终挣扎着向上生长。那笨拙的坚持，是她守护尊严唯一的方式。

新坟静立。月光下，纸幡轻响，像是她终于说出口的告别。

如今，每当我看到石缝里钻出的草芽，总会想起那个被叫做“憨玲”的女孩。想起她在烈日下、暴雨中割草的身影，想起她一笔一画描摹着草药的样子。

野草年年生。春风过处，又是青青一片。



诗歌

## 惊蛰(外一首)

李昌林

三十六场骤风暴雨  
七十二阵龙卷风  
杏花在枝头战战兢兢  
梨花抱着桃花  
下了一场彩色的雪  
张飞单枪匹马  
在当阳桥吼三声  
要攻破，冬天的  
最后一道城门  
孰在江北唱楚歌  
孰在晋宫赏蜀舞  
一声惊雷  
半壁江山沦陷  
是夜，一条毛毛虫  
从梦中醒来  
懒洋洋地  
伸直了春天的腰

## 季节的情歌

泥土裂开第一道缝隙  
雨滴缠绵着风的柔情  
冬眠醒来的雷声  
拧紧时钟的发条

地下的根须  
开始走亲戚  
蚯蚓摸索在黑暗里  
翻译着春天的密语  
树皮下的汁液  
正在打开年轮的锁  
一只甲虫开着推土机  
拱平落叶下的旧时光  
清晨从我体内醒来  
听见河流解冻的声音  
像一串绿色的风铃  
敲响季节的情歌